

重庆母城文化故事
——渝中人文探寻之旅主办单位：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
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“进城”之怯：
解放碑的崽儿拽得很

□阿坚



“进城”是过去的一种说法。这个“城”，当然是渝中母城。

从菜园坝、朝天门抑或从上清寺、两路口，都可直抵解放碑下，无论从何方，无论你赶车坐船，抑或我这样扒火车来，一经脚踏这闹市，顿然就有了“进来”的感觉，别样与新鲜。虽无城门，虽不系乡下人，心里还生几分的怯：解放碑的崽儿拽得很。

进城不常有，逢年过节来。所以进城一次，兴奋许久。多由菜园坝徒步，爬坡途中，总要肃穆地凝视“张国富烈士纪念碑”，少年的英雄情结又重了几分。两路口的宽银幕电影院，是一道矗立而靓丽的风景，总感觉高不可及，与我们的俱乐部、露天电影相比，到底宽敞多少？一路上行，文化宫与少年宫，依稀记得读铁小时，被学校选送少年宫的合唱团，唱“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……”唱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……”观音岩的观音，为何难觅身影？通远门对面的若瑟堂，每每望见那尖顶，总会想起“一只绣花鞋”的传说。重庆宾馆，只能伫立“新华日报”的街沿相望，不敢靠近，长辈有叮嘱，这不是一般的旅馆，一般人进不去的。终于抵达解放碑下，心会

狂跳，犹如登上珠穆朗玛峰……

仁立解放碑下，聆听钟声的敲响，犹如天籁。

这解放碑实在好耍，仅剧场就甲乙丙丁——重庆、胜利、实验、解放军，还有不只唯一的“唯一”电影院数家……仅此看电影的要事，就将郊区的我们盖了。

解放碑，是好吃的，更是文艺的。

喔，一个懵懂少年，难得进城来，相伴的多是想象与羡慕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城里的供给稳定，郊区则差些。每逢买不着菜油时，我就要扒火车进城，尽长子之责。一个酷暑里，在捍卫路买了菜油往回走，饥渴难耐。记得找补了五分钱，却搜遍口袋无影。走着走着，忽感鞋里有异物，脱下一瞧，恰是那枚五分硬币！原来荷包有洞，硬币顺势而下落入鞋里。这五分钱，当年是可以解饥渴的，所以记忆至今。

谈及进城的事，想起1951年，我的父母站在解放军驾驶的大卡车上，高举“支援大西南”的旌旗，唱着“年轻人，火热的心……”数百人辗转多日，翻越乌蒙的“七十二道拐”，抵达长江之南的海棠溪。在隔江的城外，领队的父亲站立石阶上，高声喊道：“明天，我们就进城。”这句话，顿然洗去父辈们的一路风尘，又一群北方人与下江人，次第融入这山水之城。

光阴荏苒。渝中母城展开其双臂，迎来四方八面的异乡人，像黄葛树一样，扎根于母城的街巷。

一座城有一条江护佑，可知足矣。被两江环抱的渝中母城，当大幸大兴。可见巴人当年筑城这山水之间，乃远见卓识也。

因为，山的挺立与水的包容，构筑了母城的精神与胸襟。此乃母城永远屹立心深处之故。

（作者系重庆铁路作协副主席）

打捞乡愁

□李黄英

远离故乡的日子，乡愁，如烟似雾般笼罩在游子心头。尝过的美食，走过的路，看过的景，一起玩耍的朋友，都有故乡的影子在其中，成为游子心底最柔软的记忆，供游子打捞和安放乡愁。

故乡的美食可化解乡愁。“太香了，还是这家卤鹅好吃……”小兰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，一边点评着。大学毕业那年，小兰揣着1500元去了深圳打拼。远离故乡的日子，故乡的美食，是她排遣乡愁的良药。

每当心里的愁绪浓得化不开的时候，她就会打电话给母亲，让她寄来最爱的卤鹅。她说，凌晨加完班回到租住的小屋，啃着母亲寄来的卤鹅翅膀，故乡的温暖与美好便涌上心头。靠着这些温暖，她撑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

她谈及莲花广场五毛一杯的冰淇淋，美味得令人陶醉；东门桥的羊肉汤、西街子的油炸面、南门桥的油炸汤圆，以及国营红霞甜食店的零食，都成为她心中永远的乡愁。

故乡的人和景能排遣乡愁。一次，和一位做景观设计的朋友聊起童年，他深情地回忆起在故乡度过的欢乐时光，眼里有明亮的星光在闪烁。他说，曾和同学们在荣昌四大名坡之一的“光头坡”野餐，几个男生被涂得一脸黢黑的滑稽模样，他至今记忆犹新。当时县川剧团每个月都会有一场演出，父亲总是带着他去观看。其中，《三打白骨精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此外，屈义林的画展、文化馆播放的动画片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。他曾经在荣昌的丝厂、蚕茧站、安陶厂、武陶厂内尽情奔跑。

后来，他离开家去北京打拼，家乡荣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可惜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曾经玩耍的地方，已经消失在城市的变迁中，留给他的只有储存在脑海里的那些美好的人和景，让他一次次咀嚼回味，排遣乡愁。

故乡的花草也能寄托乡愁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是几株海棠花承载了我淡淡的乡愁，陪伴我度过了离家求学的青春时光，在我灰暗的心里涂抹出靓丽的一笔。

记得初中时，每日埋头苦读，行色匆匆，路过楼前的院子时，打量里面的花草，便成了我难得的放松时刻。让这个院子一片生机的是一位退休教师，在他的介绍下，我认识了很多植物，院子里那几株红色的贴梗海棠，像一束束燃烧的火把，磁石般吸引着我的目光。

后来，我去外地读师范，想家的时候，那些海棠花总在我的眼前晃动。让我惊喜的是，学校教室外也种了几株海棠。海棠熟悉的身影，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不再孤单，甚至有了他乡遇故知的喜悦。每每看见它们，我的心里就充满温暖。

乡愁，是一份不老的情结，是一个抹不去的记忆，是岁月赠予游子的礼物。遗憾的是，几十年的光阴逝去，许多城市早已改变了最初的模样，离家的游子只有在记忆里去寻找、打捞埋藏的乡愁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荣昌特殊教育学校）

老家，老家

□王成志

“有一个地方，那是快乐老家，它近在心灵，却远在天涯。”每当听到这首《快乐老家》，就会勾起我深深的思乡之情！

我的老家在四川省广安市协兴镇王家河——这里紧邻小平故居，尽管没有可圈可点的景致，没有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，可弯弯的小河，苍翠的山梁，青石板小路，青砖碧瓦的楼房，朴实善良的乡邻，还有那浸入血脉的乡情、亲情，都令我牵挂和难舍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，我的老家闭塞、贫穷！以至于在我上高中时，发誓要考上大学，走出贫困的山乡。高考“征战”失败，被挤下了读书改变命运的“独木桥”，18岁那年，我毅然穿上军装走出了老家，去了南部边陲当兵戍边，军营一待就是14年，从“一杠”列兵干到“三星一杠”上尉军官，再转业到重庆市某机关工作，转瞬间，离开老家近40年了。

我离开老家时，对家乡没有多少感怀和牵挂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生活的道路上奔波久了，感觉外面的世界纷繁复杂、虚华浮躁，就觉得老家的人、事、物，老家的空气，老家的甜井水，老家的乡邻、亲人们，是那么的淳朴、厚道、清新……老家的一切令我魂牵梦萦，思念感怀也变得一天比一天厚重起来……

每次回老家，踏上通往老屋的青石板小路，路两边梯田里的绿色庄稼，小山周围的竹林、果树，一片片、一层层，绿得连天，香得醉人，那炊烟袅袅、白墙青瓦的农家小楼，一栋接一栋，掩映在竹林边、矗立在公路边，构成了一幅美丽和谐的画卷，置身这幅壮丽画卷里，让我萌生一种莫名的亲切和舒服，就觉得身心放松、通体快活，久居都市的烦恼、浮躁和负累都一扫而光。

我老家老屋是清代一个大地主建造的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将这个地主的房产分给了数家贫困农户，我们家也分得三间大瓦房。

老屋是典型的明清时代木板房，U形穿斗结构，挑高宽敞，通透明亮。到了我的父辈，因养育的儿女众多，各家商议，拆掉了原来的老屋，各自在原来的屋基上扩建，我家老屋也变成了青瓦土墙房，因缺少修缮，瓦碎墙裂，漏雨透风，在我父母离世后，哥哥又筹钱借款，干脆推倒

土墙屋，建起一栋两层青砖小楼。哥哥也没置办太多新家具，就把老屋里留下的各样家具物件继续使用起来。

每当回到老屋看到那些原生态旧家什，我总会对着它们逐一抚摸、翻腾一遍，细致地拭去上面的灰尘。这些都是祖辈父辈留给我们的老物件，是一部单薄而篇幅绵长的家族史，自当着意保存。

每次回到老屋，我看到这些老物件，就会想起勤劳苦命的父母，心里都不免叹息，说不出的悲感难过涌上心头。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6个，中年时就染病沉疴，经常是一边呻吟一边佝偻着身子干农活。他们瘦骨嶙峋、弓腰驼背、风里雨里、劳心劳身，在地里刨食，抚养拉扯我们几个子女，还没等我和弟弟长大成人，就被病魔“吞噬”了。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看到父母在病中劳作，我们也心痛，每天放学回来，放下书包，就背起背篋，割草牧牛、收菜浇水、煮饭洗衣、薅秧拔谷……

年少时，尽管父母病痛至歪，身体孱弱，他们却没让我流多少血汗，做多少农活，四季穿的衣服比姐姐们的少了许多，脚上穿的鞋，也是母亲在油灯下亲手用好的布料纳的鞋底、做的鞋帮，或者爸爸上街买回来的解放鞋，上学背的书包也是爸爸在县城专门为我买回来的。父母要求我最多的是——好好读书，做一个有学问的人。

每次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父母坟前烧纸叩头，跟坟里父母“唠嗑”，讲点心里话。

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，没有一片土地让我深刻眷恋、沉醉痴迷。但每次回到家乡，家乡的陈旧老屋，稻谷香飘、金色满地的晒谷场，清香的谷田，还有故乡的石板路、小河边……依然是如同同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，令我百感交集、感慨万千。因为它承载着我的欢愉和亲情，潜藏着我的依恋和幸福，在偌大的世界里，给予我独一份的回忆与温存。

故乡是一本书，翻开是故事，合上是回忆。每次翻开故乡这本书，都令我抖擞精神，让我甜蜜温馨。

故乡，我永远想念您，永远想拥您入怀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石碾子（外一首）

□王明凯

在童年的岁月里转动
碾煮熟饭的米
碾细喂猪的糠
碾出日子的艰辛和希望

碾着碾着，炊烟就浓了
碾着碾着，米饭就香了
碾着碾着，母亲的棉袄就破了
碾着碾着，父亲的胡子就白了

当时光老去的时候

石碾子和碾坊都不在了
只有记忆中转着圆圈的脚步
还踩在往昔牛屁股后面的蹄
印上

童年的目光

童年的目光
从两尺高的门槛翻出去
刚好看见外面的风景

麻雀在屋檐边点头

小狗在地坝上撒欢
大公鸡跳到缺了角的围墩上
引吭高歌，喊出一轮鲜红的太阳

翻不出门槛的孩子
被母亲的轻唤止住了脚步
只有倔强的目光
还留在门外绰约的风景里
一群白鸽从头顶掠过
越过唱歌的小溪，落在对岸的树梢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）

